

灭绝人性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是带有浓厚科学味道的名词，在人们的意识里，这是个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胜任的工作。从另一个角度说“研究课题”与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密切相关。可是如果这个名词用于对酷刑的研究的话，很多人都会不寒而栗，甚至直呼不可能。可是事实告诉我们，中共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将酷刑及其它非法迫害手段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有篇报道《嗜血的暴行成中共打手的“研究课题”》。其中说，武汉法轮功学员张伟杰被绑架到省法治教育所，在那里他遭到了残酷的酷刑。为了强迫他放弃信仰，恶徒们打他，每天二十四小时罚站；为了折磨他，先不让他吃饭，说他“绝食”，然后再施以灌食。打手们不停地把灌食管插入，拔出，有时插进胃里绞动。灌食一般在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要灌一个多小时。每次灌一大桶，有时两大桶，所以每次灌到一半，胃里装不下，就开始往上返，从嘴里往外流。这时省法治教育所副队长胡高伟就开始拿着报纸把他吐出来的东西往他脸上涂，往头上涂，兴奋地喊叫；并用东西往他头上、脸上打，周围人都跟着兴奋地取笑。

一天，胡高伟得意地对张伟杰说，他们这样折磨他们是他们的一个研究课题，强迫站着不让睡觉，不让吃饭，灌食折磨，看人意志力能坚持多久。在此之前能坚持下去的记录是十天，他已经超过了；他们这次的目标是十五天，已经达到了，他们又转入另一个试验。

象这样把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当成课题研究并直言相告的并不多见，但是类似的迫害方式却屡见不鲜。例如，天津河北区法轮功学员李希望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八年，在天津港北监狱被残酷迫害了八年，九死一生，受尽了各种酷刑。恶警曾经把他双手用手铐铐在柱子上，人匍匐朝地，两脚带最重的脚镣，一脚高一脚低的半空绑在两个柱子上，整整二十八天。

据恶警讲，天津港北监狱是日本人建的，从那时起用这种刑罚至今，人没有活过六天的。给李希望解下来的那天，都没想到他还活着。李希望当时屎尿拉了一裤子，气味令人窒息。此事震惊天津港北监狱，让全狱中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修炼大法的神奇。

在这个案例中，如果说所使用的这种酷刑也是一个研究课题的话，这种酷刑达到的极限已经被实验性地延长了二十二天。二零一一年七月李希望被再次非法判刑投入这所监狱后，恶警又对他采取了“地锚”酷刑的迫害。

“地锚”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酷刑，是用铁板制成的管桶，将被迫害人的两条腿至臀部象桩子一样直立固定在地上，两腿不能弯曲，再用手铐将人的两只手铐在地上，被迫害人被迫弓腰在地上，腿一点都动不了。这种酷刑对人折磨的极限以前是两小时，而李希望竟被恶警“锚”了十多小时，直到半夜零点，才发现他已经死亡。

李希望在这次酷刑中被摧残致死，是施刑者有意延长时间造成的。

当然，恶徒们对法轮功学员实

施酷刑或其它迫害研究，并不是没有中共上层的教唆和授意。而且有些教唆乍一看还非常地符合科学。例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课题组特意编著了一本书，叫作《“法轮功”现象的心理学分析》。江苏无锡市反邪教协会自筹科研资金30万元，向省、市社科联、科技局申报配套经费17万元，联手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开展《心理矫治法在“法轮功”痴迷人员教育转化中的运用》的课题研究。

这些研究可不是写在纸面上的冠冕堂皇，什么是“心理矫治法”？说白了就是假科学的名义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实施药物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有篇报道《两件血衣与一份机密文件（图）》，上有三幅屏幕截图，其中一分中共文件中有对法轮功学员“还必须采取药物治疗的方法”。这说明中共把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当成研究课题取得所谓的成果后，再返过来对法轮功学员作指导性迫害。

由此看来，明慧网报道的大量中共恶徒用精神病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大都是来自于中共上层的指令，而这样的指令与中共所搞的“研究课题”有着直接关系。

实际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迫害的“研究课题”一直存在着，只不过不为外界所知罢了。例如马三家劳教所有一种非常邪恶的酷刑“坐小凳”。

二零零五年，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专门派人到马三家劳教所学习“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回来后监狱就引进了这种看似文明却非

常能折磨人的“坐小凳”，并用它来折磨法轮功学员。强迫她们每天坐在一个约三十公分的小木方凳上，从早上六点半起床直到晚上十一点，就那样一直坐着，而且身体必须保持笔直，稍微一动就会招来暴打。直坐到臀部破烂流脓……很明显，云南女子监狱去学习，马三家传授的迫害经验就包含坐小凳，而这种坐小凳的酷刑却是被马三家作为研究课题验证后推广的。

酷刑被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并推广只是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中的一部分，而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体摘取当成课题进行研究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

今年二月十六日，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披露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辽宁锦州市公安局主持“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工作时，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

追查国际在其最新报告中揭示，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9月17日，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因为“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被“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并资助科研经费200万元。

王立军本人坦言：“我们所从事的现场，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

时候，都会为之震撼，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据《辽沈晚报》消息，2005年6月9日凌晨5时，特派锦州记者来到了“研究中心”，此次的研究活动场地——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崔家屯，现场目击“通过对注射死刑人员行刑的全过程”，记者描述现场“专家云集刑场如同科研实验室”。

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罪犯的死亡过程、健康人物注射前后的生命体征变化、毒物注射后各个器官的毒物残留情况、人面对死亡的心理改变……药物致死对人体器官的移植、毒物现场抢救等方面都会因为这些数据而获得重要帮助。”

从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王立军在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所进行的是研究如何配备死刑注射液来提高器官存活时间和移植效果的。王立军的研究目标是如何取得“更新鲜的活体器官”，先把人打针“弄死”，研究尽可能延长死亡时间，然后迅速取出所有器官，用缓冲剂洗，冲走毒针的残余部分，然后移植到人体上去——也就是受体者身上。

而这种试验曾做了几千例，所做的对象绝大多数只能是法轮功学员。王立军在此期间也曾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赶尽杀绝”。

将酷刑以及活体摘取器官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取得成果后再予以推广，这样的血腥真可谓我们“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迫害者的人性在对法轮功学员施暴研究的过程中已经荡然无存。◎（掸尘）

真相走进大陆 退党电话打进千家万户

大纪元2004年底发表了《九评共产党》，之后在中国大陆兴起“三退”大潮。海外成立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很多国家都有服务网点，退党服务义工遍布全球。除了向那些大陆游客面对面讲真相，帮助他们做“三退”声明外，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几年来坚持往国内打真相电话劝三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至今已有一亿两千多万中国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海外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在随机给大陆民众播打退党电话时，接听电话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男女老少、高官富豪、底层百姓、体制内、体制外，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群体，遍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角落。

现任连长帮三十多战友退党

一个年轻的男子接听了义工退党电话，问找谁？义工说就找你。对方说，我这里是部队，你打错了。义工说，没错哦。占用你二分钟，告诉你重要的消息，劝你应该听一听。对方说，请讲。义工问，你听说过“三退”大潮吗？对方说没有。义工讲了“三退”是怎么回事和当前退党形势，还没问退不退呢，电话那头说，退党算我一号，我还有好多位战友也退。

义工说，退党的事非常严肃的，要自己表态，不能代替。他

说，我是连长，我知道战友和我一样，恨不得拿手里的家伙扫了他们。你们外面不知道，部队比地方上腐败得多，黑暗得很，对不起人民啊。如果有带头武装起义的，我这个连队拉出去是没问题的。

义工说，你自己先把党退了，下去一个一个去问他们，明确表态了，让他们给自己起个化名报上来，我再打电话过来登记也不迟。那连长想想说：中啊。我另给你一个新电话号码，你再打打这个，怕有监听，还是留神点好。第二天、第三天，义工按新电话号码打了二次电话，那连长先后报出三十多人退党。

洗脑班看管：退呀，谁跟着他们造孽！

电话打到一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里。接电话的人说，你真会打电话，打到洗脑班来了？义工说，你怎么干这份差事？那人说，来之前，村里没说是管法轮功，就说给我找了一个挣钱的好差生，到了这才知道。我一看，人家打不还手，骂不还嘴。再一问，一没偷，二没抢，什么错也没犯，就是因为炼法轮功。当天晚上我就自己上外面过的夜，好让他们自在点儿。

义工说，你这可积德了，善待法轮功学员，就是善待自己，将来有福报。那人说，看着这群人就是好人，慈眉善目的，凭什么整治人

家呢？再一瞅来的警察、书记、领导什么的，不顺眼，心眼累。我不爱在这干了，我又不放心换个什么新人来，还是我在这好点，能护着法轮功。

聊到最后，问他退党吗？他说：“退呀，谁跟着他们造孽！”

想轻生的公务员：我先退党，再翻墙。

接听真相电话的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公务员。听义工劝他退党，他立时回答：“我都不想活了！”义工问他为什么？他向义工倒了一肚子苦水。说在工作单位里，他埋头苦干，但是不得好，领导看不上他。那些想当官的，都卷着舌头说话，嘴里没实话，倒吃得开。他知道领导贪污，怎么搞鬼弄小金库，但是管不了，只能昧良心装看不见。怕捅出去了，砸了饭碗。

他说，象他这样守本份的老实人受排挤，整天受窝囊气，活得特压抑，没意思。他发现到处都这样，真叫“天下乌鸦一般黑”。共产党带头干坏事，越来越坏，感到没有希望。一阵阵觉得活得没劲，不想活了。

义工说，首先感谢你对我信任，讲了这么多心里话。听得出来，你是个有良心的好人。好人受气，被压迫得都不想活了，这个社会正常吗，这是谁的过？共产党建政几十年里，摧毁了中国五千年传

统文化，所以中国社会现在道德沦丧，坏人当道，好人活得不自在。由此你也看出共产党是一个反民族，反传统，反人类，反宇宙的邪党，必然被历史淘汰。贵州藏字石上“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字，你可以翻墙上网看看。如果那绝非出自现代人之手，那就只能用天意来解释了。

他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豁亮多了，不那么憋气了。听你的劝，先退党，再翻墙。

黑社会的人：那我先和黑社会老大拜拜啦！

接听真相电话的是一个出口不逊的年轻人。义工告诉他，现在每天有六、七万人的中国人为了保命保平安，选择了“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话没说完，他蛮横粗鲁地打断了义工说：“这跟我没关系，不听，不听！”就挂断了电话。

义工又把电话打过去，对他说：“我们俩素不相识，能在十几亿中国人当中，通上这个电话，你说，这不是缘分？你今天能接到我这个真相电话是有福份的，告诉你“三退”保平安不好吗？”他突然甩出一句话：“告诉你，我是黑社会的！”义工接听过警察、610的电话，但没接听过黑社会的人。义工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对我来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义工又说，不管你是哪伙黑社会的，你绝对黑不过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是黑社会老大。

听义工这么说，他说话的态度不一样了，没有再挂电话。义工说，黑社会就是流氓团伙，离不开黄、赌、毒，敲诈勒索，甚至图财害命。但是你们黑社会要是没有公安站岗，没有政府里的人关照，能站得住脚吗？没有共产党做

后台，怕是混不下去。他没反驳。义工说，现在圈地、拆房、截访、维稳，警察指使你们出面干，殴打维权的老百姓，有这事吧？他挺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义工说，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老百姓都知道，骂你们是公安放出来的狗，叫咬谁就咬谁。他说，没错。

问他，你们老大到时候得给公安局长什么的送大礼吧？他说，当然得巴结他们了，红包送少了都不行，人家横啊，手里有权，敛财比我们容易，随便定个规矩，下个文件就立马能收上来一批银子，哪个敢不给？谁不怕铐子、大牢！人家比我们牛，穿着官衣，挣着皇粮，干的事比我们黑，还受法律保护。我们哪样也比不了他们公安啊。

义工告诉他，比警察搞钱更容易的是共产党各级官员，国家七成的钱掌握在高干家族手里，他们手里都好几本外国护照，在国外买好房子、买好车，挥金如土。钱那来的？国家最挣钱的行业都由他们把持，能从银行里拿钱做大生意。他说，这我信。义工说，共产党血债累累，图财害命，不是最大的黑社会吗？

现在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别错过保命保平安的机会。抹去共产党红魔印，以后做个好人。没了共产党这个流氓黑帮党，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我想，你也希望这样吧？他的态度马上转了180度，说：那当然了。

义工就这样劝他退出了少先队。告诉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学做好人，能逢凶化吉，得到神佛保佑。义工给了他个翻墙软件，让他上网再好好看真相，他承认大黑小黑都是流氓，他说：那我先和黑社会老大拜拜啦！◎



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

到2012年7月31日截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121,054,047